

清閑與戒懼—從陳繼儒見晚明文人心態

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

涂柏辰

摘要

陳繼儒(1558~1639A.D)，嘉靖至崇禎間人，為後世熟知的山人代表者，於明代可說是一個名頃朝野的「大名士」。他清閑適意的山居生活方式為時人欣羨，是晚明清雅風潮的代表。但在他為人推崇的清閑面貌下，他年譜中卻有『啓余手，啓余足，八十年履薄臨深；不怨天，不尤人，百千秋鳶飛魚躍』這句話，從中可知其心態有戒懼與灑脫這兩面。這種清閑灑脫與戒懼謹慎的特點可說是陳氏與同時代其他「名山人」之「異處」；卻為同時代文人焦慮感之「同處」！本文擬從清閑與戒懼這兩方面探索晚明文人在對現實幻滅之餘，一方面於現實生活中走向清閑適意的老莊道路以求獨善其身；另一方面內心仍不忘以經世致用的儒家精神兼善天下。晚明萬曆以後，士人與社會風氣日趨淪喪，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夫！」，於是有「狂者的有所為」與「狷者的有所不為」兩種焦慮心態的出路，若說李贄為狂者代表；那陳繼儒可視為狷者代表了。本文主要打算從陳氏這種兩面心態去敘述其與山人之「異」及與文人焦慮之「同」，並著重戒懼中『有所為』的『狷者』形象，看陳氏實為外冷內熱之狷者。就是這種以逍遙面貌遊戲人間，內心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心態，使陳繼儒得到晚明文人尊敬與仿效，同時也成了被晚明文人推轂並視為典範的重要因素。本文欲藉陳述陳繼儒一直為時人忽視的戒懼態度（即狷者精神），重新詮釋陳繼儒與晚明文人的關係，由此看出在晚明文人因焦慮感想尋一出口時，為何選擇了狷者的有所不為形象及陳繼儒。